

第五章 補充教材 No. 1

孟子的生平和定位

孟子名軻，戰國時期的小國鄒（今山東鄒縣）人。大約是生於周烈王四年（紀元前三七一年），卒於赧王二六年（紀元前二八九年）。又有一說，是其生於安王十七年（紀元前三八五），卒於赧王十二或三年（紀元前三〇三或三〇二）。無論如何，與孔子的生平大約相差有一百多年。

他和孔子一樣都是魯國貴族的後代。祖先是頗有名氣的孟孫。孟孫與叔孫、季孫，正是所謂的「三桓」，為魯國末期握有實權的領導人物。魯國是周公的封地，因此，從本姓上來說，孟子應該與周天子同宗，都姓「姬」。

不過，孟子也和孔子一樣，成長過程中完全沒有受到貴族的待遇和蔭庇。在春秋晚期的封建崩潰中，他的家族也沒落了，甚至還從魯國流亡遷居到鄒國。從「孟母三遷」的故事，更可以確定他們沒有祖先留下來的土地和自己的屋宅。孟子幼年喪父，全靠母親來養育。絕對可以說是窮苦人家。

長大以後，孟子因為心儀儒家，就從鄒國回到魯國，並受業於孔子的孫子——子思。此後，他一生的職志就是繼孔子之業。按照孟子的說法，他很慶幸自己「去聖人之世，若此其未遠也；近聖人之居，若此其甚也。」（孟子·盡心下）他固然憂心地表示，如今已經沒有人親聞孔子之道了，將來恐怕連耳聞的都沒有。但藉此，孟子實則表達了一種「為往聖繼絕學」的承擔感。

孟子的這一段表白，有點像柏拉圖曾經說過的話。柏拉圖慶幸自己生為希臘人而非野蠻人、生為自由人而非奴隸、生為男人而非女人，但最值得慶幸的是，自己生在蘇格拉底的時代。事實上，若是我們將孔子比擬為蘇格拉底，將孟子比擬為柏拉圖，而荀子則比

擬為亞里斯多德，其中的互動關係也頗為符合。

孟子在政治上的抱負，先從鄒國和魯國發展到當時的強權齊國。而在齊宣王「褒儒尊學」的自我標榜下，孟子可能與淳于髡等人，受聘為「稷下先生」，「受上大夫之祿，不任職而論國事。」（鹽鐵論·論儒，卷二）在這一段時間，孟子應該頗為風光和富泰。「後車數十乘，從者數百人，以傳食於諸侯。」（孟子·滕文公下）但由於齊宣王事實上的急功好利，最後，孟子還是離開了齊國，改往滕國。

整個來說，孟子對於從仁政來追求富強，有非常強烈的使命感。他曾經自豪地說道，「如欲平治天下，當今之世，舍我其誰哉？」（孟子·公孫丑下）然而，在戰國時期，普遍追求富國強兵，孟子高談仁義道德，難免被譏諷為「迂遠而闊于事情」。最後，他還是退而講學，與弟子共同撰述，「序詩書，述仲尼之意。作孟子七篇。」（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）

雖然孟子聲稱，當時「天下之言，不歸楊，則歸墨。」（孟子·滕文公下）但事實上，最強大旺盛的思潮，還是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功利主義。孟子在歷史中的定位有兩方面。從學術上來說，他為孔子的仁學提供了人性論的基礎，讓道德具有了一種不可動搖的必然性；從政治上來說，則是抗衡了當時的功利主義，並揭禁了以人道為訴求的養民及民本主張。他最代表著中國文人為民請命、對統治者發出的抗議精神。

荀子的生平和定位

荀子名況，字卿，趙國郟邑人，約在今天的山西臨猗、解縣一帶。漢朝時候的人為了避宣帝諱，又稱其為孫卿。他的生平事蹟大都不可考，只知道他活躍的時間，大約在趙惠文王元年（紀元前二九八年）迄於趙悼襄王七年（紀元前二三八年）之間。

根據《史記》所載，荀子五十歲時遊學於齊，在齊襄王任內被封為「列大夫」，也三次被推崇為「祭酒」。只不過齊國當時的「稷下學宮」並不實際負責政務，只是評議時政而已。後來，荀子到了秦國，對范雎治理下的秦國頗為讚許，美言為治世的典範。荀子又曾到過楚國，春申君用他為蘭陵（今山東蒼山縣蘭陵鎮）令。這大概是荀子第一次擔當實際的政務。後又離楚至趙，趙以荀子為上卿。不久又返楚。而當春申君被殺時，荀卿就被免官了。此時，他已經八十多歲，就住在蘭陵一直著述至死。

韓非和李斯就是他這時候的學生。此一師生關係讓荀子在後代受到嚴重懷疑，認為他並不是正統的儒家，甚至將法家思想注入儒學之中。

有人說荀子是仲弓的弟子。但從年齡推算，可能性很低。然而，荀子非常欣賞仲弓並高度肯定孔子，則為事實。他認為其它學說皆有所偏執，只有孔子能夠「總方略、齊言行、壹統類，而群天下之英傑，而告之以大古。」荀子又說，今天的仁人志士，假若被重用、有官位的話，要「法舜、禹之制」；但若是沒有官位，則要「法仲尼」（荀子·非十二子；解蔽）。

不過，荀子對於儒家不同的派別，卻很有意見。譬如對於子張和子夏，荀子就頗多批評，甚至描繪為賤儒。對於子思和孟子，他更是大加抨擊。荀子的著作甚至被某些人認定是為了抗衡孟子而作。

荀子的思想最被關注的部份，是為批評孟子而提出的性惡論、

以及禮義治國的主張。在戰國時期，荀子並不怎麼有名氣。到了漢代以後，通常是荀子與孟子並列。但宋明理學的興起，讓荀子飽受批評，幾乎被當作洪水猛獸。一直到清代，隨著理學的崩潰，荀子才又被重新肯定。

從思想史的整體來看，荀子的意義其實不在於性惡論的提出。它對於孟子的批評並不成功，對於儒家人性論的建構，也沒有什麼突破。荀子的意義毋寧在於「禮」的闡揚。並代表著過渡到「法」的一個中間階段。畢竟，「禮」與「法」都是一種外在的客觀制度。在這一點上，才真正與孟子所訴諸的「仁」區隔開來。